

閻連科寫《日熄》 夢裡真實知多少

早前，著名作家閻連科憑藉小說《日熄》獲得紅樓夢獎首獎。書中十四歲少年口中所講述的夜裡的夢境，或是夢中的黑夜，看似奇幻，卻從想像照進現實，成為了對中國現實亂象的巨大隱喻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



閻連科 尉璋攝

酷熱的夏夜，伏牛山脈的皋田小鎮，人們在深夜之間集體患上了夢遊症。人們在夢境中偷槍打殺，日頭底下隱匿在人心中的慾望蠢蠢欲動，善惡互相纏鬥，分不出勝負。夜更黑了，時間濃稠得似乎沒有盡頭，夢也更加荒唐，人們以為回到明朝追隨李自成後裔，要起義兵變……天就快亮了，夢魘會終止嗎？

一次困難的嘗試

「我的所有小說都離不開那塊土地。回到那塊土地，寫什麼都得心應手。」但《日熄》讓閻連科覺得「很難」。難的不是人物行為方式和形象的描寫，而是講故事的方式、角度和試圖突破的小說結構。「我這一代人，尤其中國內地的寫作，特別注重宏大敘事，人物和社會的重大事件聯繫起來。這是整個中國的寫作傳統，也是這個國家的一個特殊性——所有人物的命運可能都逃脫不了歷史的限制。我希望這次的寫作能擺脫這種宏大敘事，但是又不失人們閱讀中的深刻和複雜的東西。也希望徹底進入人本身，描述人物深層的內心世界，那些靈魂的東西、黑暗的東西，來自於最深層的我們看不到的人的東西。」從宏大敘事回到人的敘事後，他也希望將故事延宕到第三空間。「比如第一空間就是我們的生活，見面、說話……這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空間。另外一個空間是想像。我試圖去獲得第三空間和第四空間，讓人物的活動範圍更廣闊，比如夢遊就提供了這個契機。你說它是真的，它一定是夢；你說它是夢，它又是人在行動中。它既不屬於這個



閻連科的《日熄》在第六屆「紅樓夢獎」中奪獎。

空間，又不屬於另外一個空間，純粹是第三空間的東西。但我仍要保持它和中國現實和人之間的密切聯繫，這些都和以往的寫作不同，結構、敘述、人物都有變化，這些對我是一個難度。」

小說從去年春天開始寫，只用了半年就完成，但之後卻修改了至少十次以上，「每天都在改，打印出來的稿紙堆起來和寫字枱的高度差不多。」修改得最多的是對各種人物的描述，每一個小人物的線條都被修得更加清晰明瞭，更加強了內心的光明和善的閃現。是不忍心故事過於黑暗殘酷而刺痛讀者？

「作家也不應該只是向讀者提供一味的黑暗吧。」閻連科說，「這也不符合我的文學觀的要求，哪怕僅僅為了故事更起伏動盪更動人，也是需要兩方面更複雜，善和惡不會那麼清楚的。大體上，這個小說就是黑暗的世界黑暗的社會，但是恰恰寫了很多小人物那種善良的東西，這比較符合自己對於文學的認識。」

故事發生在一晚之間，這對長篇小說的書寫來說，也是一種困難。閻連科說，我們老說要書寫「歷史的長河」，他卻有意識地要寫一個局限在幾個小時或是一個晚上的長篇小說，甚至讓時間在其中都消失掉。藉助夢遊這個狀態，他把故事限制在那個特別的晚上，時間的死亡，太陽的死亡，人們在夢中回到明朝……他得以重新書寫對時間的認識。至於這其中的人物，是身處歷史之間還是遊蕩在歷史之外，他沒有點明。「人醒着的時候，被理性壓抑的時候，所有的慾望想法都是不可能實現的，但在夢中就能獲得。我希望小說更豐富，給讀者更多的想像，也許他就在歷史和現實之間，也許他在歷史之外，難以說清。而整個故事本身也可能只是一個夢。」

夢遊與神實主義

夢，在閻連科的小說中時常出現，比如《丁莊夢》，比如《年月日》，到了《日熄》，更成為了包裹所有詭譎故事的外殼，說它是書中的絕對主角也不為過。「走在北京的街上，人們的那種匆忙很容易讓你想到殭屍電影中殭屍走來走去的感覺。就像在夢中一樣，飄忽、匆忙、彼此之間沒有聯繫、擦肩而過。那個場景給你一個夢遊的感覺。我突然覺得可以讓故事完全置身於一個夢

遊的世界中，這樣故事就擺脫了以往讀者對真實還是不真、合理還是不合理的要求。我似乎永遠在擺脫我們所說的現實主義的邏輯關係，尋找一種新的邏輯關係。」閻連科說，夢遊這個設定恰恰幫他解決了問題。

夢遊中，世界顛覆失序，宛如退回蠻荒時代。這樣的故事很容易被評價為魔幻現實主義的、荒誕的、黑色幽默的……事實上，這也是我們談論中國當代作家時最喜歡使用的標籤。

「中文或者全世界對這個的理解都非常狹隘。」閻連科卻說，「好像如果事情超出了我們生活的邏輯，要麼是魔幻的，要麼是荒誕的，再找不出別的解释了。至於什麼是魔幻，什麼是荒誕，沒有任何人去做過認真的分析，不合理的都是荒誕的，誇張的想像就都是魔幻的，這是個非常簡單籠統，乃至於粗糙的說法。」他對放在自己身上標籤也不甚滿意，荒誕大師、魔幻現實、黑色幽默、夢魘……他覺得粗疏的定位非常不準確，乃至於寫了一本書來仔細分析。在這本叫做《發現小說》的書中，他不僅闡釋了自己的文學觀，亦重新界定了現實主義，更分析了不同層面的真實是如何呈現的。他提到「神實主義」，「只關注內真實，不關注外表合理不合理。」在他看來，現實主義關注事情本身，一加一只可能等於二；魔幻現實雖然有着誇張的想像，但和現實有着一定的聯繫，一加一不一定等於二，但必須有着一加一的存在，這是基礎。至於神實主義，就連一加一這個現實的基礎都可拋開，「內真實，是完全心理的真實和靈魂的真實，抓住了這個邏輯，其他可以不管。」夢遊就是一個巨大的神實主義，「只要抓住了夢遊這一點，寫夢遊中的任何事情都是合理的。包括《日熄》、《炸裂志》、《四書》，在這個方面會越來越清楚這一點。」

神實主義不需要真實這個基礎，反而是從想像走向真實。閻連科說，這才是今天中國最重要的理念，對文學更是。「因為中國今天的事情，中國人知道一件事發生的原因，但是對於漢語以外的人來理解，是找不到任何邏輯關係的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神實主義恰恰是最好的解釋現實的文學方式。」

大阪人種學小說 ——山崎豐子《小氣鬼》

作為日本著名的社會派小說家，山崎豐子的名字早已如雷貫耳，人所共知。她的長篇小說如《白色巨塔》、《華麗一族》及《不毛地帶》等，早已廣泛流傳，而且影視版的改編也不計其數，直接及間接因而接觸過山崎豐子作品的讀者/觀眾數目，肯定其數可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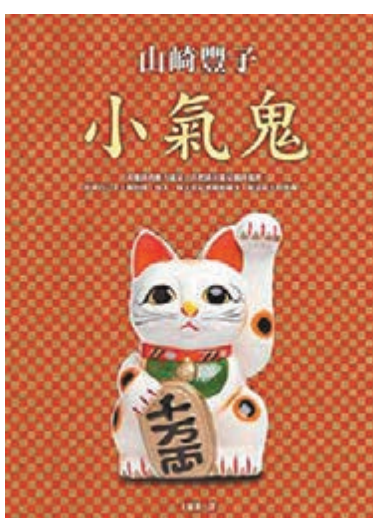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如果有讀者想小試牛刀，從較為輕鬆及篇幅較短的作品切入，去淺嚐山崎豐子的滋味，我認為《小氣鬼》絕對是萬分適合的引入點。正如她自己在後記所云，解釋書名「しぶちん」雖然是小氣鬼之意，但具有滑稽意味，在旁人眼中並不討厭，反而有想捧腹大笑的反應，正好寫出大阪人特有的光明磊落、堂堂正正的性格，簡言之就是不怕被他人看透自己的弱點。甚或進一步而言，不認同且也不理會旁人眼中自己的缺憾，是真正的缺憾來。

所以《小氣鬼》中不少短篇，其實均與從商營運的背景有關。正如《大阪學》的作者大谷晃一所言（此書乃他在帝塚山學院大學所指導的一系列以「大阪Watching」為題開講的綜合社會觀察報告），大阪一直是一個商人之城，日本最大的超市連鎖聯盟店Daiei，正是由大阪發起，而這個城市也滿藏商法的秘密。從一個最顯淺的說法出發，大阪人十分具有實用主義色彩，一切以務實為上，不以門面工夫為重。大谷晃一舉出一個對比，一般東京人如果買了平價貨，大都把價錢隱藏；相反大阪人則高聲以此自傲，彷彿

以計算建立出來的合理性是一項美德來的，以上正是剛才提及不怕被別人看到弱點的「光明磊落」表現。

在《小氣鬼》中，〈船場癡〉的久女由小至大立志要成為船場中人，無論生活細節的各方面，均竭力去模仿船場的習尚，把握任何機會去嘗試改變自己的身份。即使在船場光環已褪色的時代中，她仍然不理會他人的質疑目光，努力在自己的莉境王國中過活。久女與《小氣鬼》中的守財奴萬治郎，可說是互為表裡男女折射影子的對倒人物角色。萬治郎終其一生，貫徹金錢至上的人生觀，由受僱、結婚、創業、生兒育女乃至成為同業代表等不同的人生階段，事事均奉土聚財是金的態度。堅持至偏執的表現，也屬人所共見，但當事人同樣不以為忤，正好屬上文提及大阪人種特性的解讀說明。

有趣的是，我想起這種性格的一體兩面的呈現面貌。就以即食麵的始創人，也即是大阪的安藤百福為例，他就是二次大戰之後的日清食品商業的創辦人。當時因日本仍在美國的佔領下，於是美國也大肆向日本人推廣其飲食文化，如鼓勵日本人吃麵包等，但安藤百福深明這並非日本人的口味，他留意到日本人對麵的情有獨鍾特性，於是埋頭苦幹在家中自設工場，然後購下二手的製麵機，再逐一用既有的保存食品方法作試驗，如乾燥法、鹽醃法及醃製法等，結果發現以油熱的乾燥法處理麵條的效果最佳，由是而終於煉



書評

文：湯禎兆

《小氣鬼》

作者：山崎豐子
譯者：王蘊潔
出版社：皇冠文化

成了他首創的「雞拉麵」即食麵品牌殺入市場。時至今日，日清早把目光放在開拓海外市場上。最初在鄰近的東方文化圈中一直

所向披靡，但一去到西方文化區便遇上很大的阻力，主要原因乃在於筷子文化的差異上，於是逐漸吸收經驗後，再出現目前我們常見的即食麵配膠叉的文化，現在即食麵文化已可謂遍地開花，去到任何地域都不會陌生。由此可見，那正是大阪人的偏執背後的正面能量體現，在眾口一詞的反對聲中，也唯其偏執逆流而上，才可以達至創業的驚喜來。此所以誰為正邪定分界，確屬一種難以言喻的微妙智慧來。

回頭再看，在大阪的商法背後，恰好就存在不同的秘密在其中，旁人難以一時三刻參透。《嫁妝》中船場的中村屋願意為女兒付上一千萬圓的嫁妝，〈計聞〉中報社主管大畑的人生堅持，乃至如〈遺物〉中提及樺山董事長留下令人疑生疑的小秘密等等，凡此種種均說明在人事背後的曖昧複雜性。大阪人的「光明磊落」，好像容易一眼看破，但隱藏在深處的真相，卻非那麼方便就可以掌握——而觀察的趣味正好由此而來。

徵稿啟事

本版「書評」欄目開放投稿，字數以1,300-1,500為宜，請勿一稿多投。如獲刊登，將致薄酬。投稿信箱：feature@wenweipo.com或bookwvp@gmail.com

書介

圖文：草草

紐約客故事集 I：一輛老式雷鳥

作者：安·比蒂
譯者：周璋
出版：印刻



精神出軌的音樂教師，暗戀友人的藝術家，愛好自由的攝影師；有視婚姻如兒戲的夫婦，與子女關係疏離的父母，也有老頑童式的兄弟……他們頹廢失落、無所適從；他們不安、瘋狂，他們明智而獨立，按社會規則與人相處；偶爾因孤獨而不安分，卻又都謹慎言行。與卡佛同領極簡年代的短篇小說聖手安·比蒂以簡潔有力的對話，寫下美國七八十年代以來無所事事的年輕人如何處理前途、戀愛和友誼，關於分手或另覓伴侶的境況，刻劃出這族群混亂迷茫的生活狀態、或自命不凡、或虛弱無力。她的作品像時光膠囊般，將上世紀美國男女的心緒密封在裡。

這不是我們做事的方法！： 組織的興起、殞落，再崛起

作者：約翰·科特、赫爾格·拉斯格博、科特國際
譯者：許芳菊
出版：聯經



在科特和拉斯格博的代表性暢銷書《冰山在融化》，透過一個與企鵝相關的寓言，闡述領導群眾經歷重大改變的過程。十年之後，他們從喀拉哈里沙漠裡的一個孤獨部落的故事開始，探尋關於組織長久成功的秘訣。這個孤獨部落在多年的穩定成長之後，因遭遇旱災而資源遽減，部落的和諧也隨之粉碎。聰明又喜歡冒險的狐獴納雅雅，為了幫助部落尋找新的辦法而展開探索之旅，發現了一個規模較小、團隊合作更加靈活彈性的部落。一個是龐大、有紀律、管理良好的部落，另一個是精巧、隨興、充滿創意的部落，誰能夠想出將這兩個優秀團隊的長處結合在一起的最佳方法？

885公尺的巴黎

作者：伊蓮·秀黎諾
譯者：趙睿音
出版：行人出版社



身為《紐約時報》前駐巴黎總編輯，秀黎諾看過所有法國最精緻的一面。但遍歷繁華之後，她想重新見證的，是最純粹、最道地，當地人所享受而觀光客不得其門而入的巴黎。離開第七區精美繁複的街坊，她跨過塞納河，到了中產階級與勞工混居的殉道者街。這條長度八百多公尺的街道或許不會登上旅遊指南，缺少旅人心中的紙醉金迷，但它精準保存了巴黎最親暱、最富熱情，也最原本本真，屬於老巴黎人的巴黎。秀黎諾效法路易-薩巴斯欽，梅爾西耶這位十八世紀的作家兼巴黎第一位街頭記者，記錄各階級各行各業的人味、記憶與風情。既真實，也完美，在許多人心底，殉道者街就是巴黎的中心。

解事者：複雜的事物我簡單說明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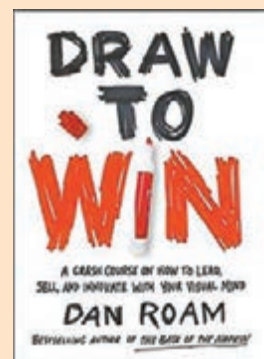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蘭德爾·門羅
譯者：張瑞祺
出版：遠見天下文化



《如果這樣，會怎樣？》作者又一顛覆大眾思考方式的精彩作品。作者化身為解事者，以精細細緻的圖畫，用連小學生也能明白的趣味說法，來介紹生活中我們最常用到、最常看到、最常聽到的，但卻不知原理與構造的事物，像是洗衣機、微波爐、太空站等等，用俏皮有趣的解釋，取代專有名詞的堆疊，這是讓你看了之後，有更多衝動想探索世界的書。

Draw to Win

作者：Dan Roam
出版：PORTFOLIO



國際暢銷書《餐巾紙的背後》作者丹·羅姆，至今最淺顯易懂、最容易上手的著作。圖畫，是領導、創新與行銷最有力的工具。不管你是否擅長畫圖，只要拿起筆和紙，透過最簡單的圖畫，你也能變成出色的視覺思考者與溝通者。因為最易理解的圖畫，往往是最簡單的。在本書中，作者將教給讀者七個最基本的圖畫，現

學現用，就能幾乎向任何人解釋任何事情，是企業領導人不可或缺的利器！現在就趕快拿起筆，準備好以圖畫取勝。